

復興

復興

中央訓練團編纂組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月一日

告全國教會書

發揚基督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我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耶誕聖誕了。今天降生的這位耶穌基督，全世界信仰他學說與宗教的人。正在一天天的增加。

距今十五年以前，我們教會，正受着人們激烈的攻擊，對於宗教，有非毀滅不可的趨勢。我個人在當時，並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因為世人對教會這樣的反對，我於是抱着懷疑的態度來研究反對基督教義的理由和基督教義的內容所在。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認識基督，不僅是救人救世的救主，而且他是一個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導師。實為我們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這是我於民國二十七年耶穌復活節，在「人生不可無宗教的信仰，而不可有世俗的迷信」一書證道文中，已經回述其概要了。所以我以為今日基督教徒，不僅要信奉基督教義的博愛教義，而且更要發揚基督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團長詞

今天所有世界上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和人民，都在歡欣鼓舞的慶祝聖誕。年復一年，迄今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因為耶穌基督是世界上最令人敬奉的一個和平博愛的先聖。二十年來，普天之下，絕無一片土地有過永久的和平。然而世上那些以耶穌教義為主臬，而尊奉他博愛主義的人們，從沒有終止他們的希望。他們一致認為人類必有一日拒絕那些強權暴力破壞者的荒謬邪說，不理會那些以戰爭為光榮者的領導，而且抱這種信仰的人，亦正在一天一天的增加。

在我們這個國家，過去八年來遭受暴日這樣瘋狂的侵略，尤其是今年一年之中，其所給予我們同胞的痛苦與災難，更是空前的深刻。聖誕佳節在傳統上大家都貢獻給「仁愛和平」與「博施濟眾」，可是我們有無數的同胞正在新近為敵、正遭受殘酷奴隸式的統治之下，還有許多同胞，寧死不屈、不

南大圖書館藏

願一切的犧牲與痛苦、投奔到後方來、是長途跋涉之中、飢寒交迫、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我們雖則準備感謝我們的上帝與救世主、在很久以前、他就給了我們「世界和平」與「人類博愛」的期許。然而全世界人類最精壯的子弟、正在犧牲着他們的生命、去打退那種惡勢力、和克復給惡勢力所沾污與褻瀆的土地。在這個受苦受難的世界、或許沒有別的民族比我們中國人民的信心更大了。現在都認為瘋狂鬥爭的時代快要結束、而基督降生前夜、天使那個古舊的諾言——「世界和平」也快要實踐了。

耶穌基督的生活、人格、和教養、以及其服務與犧牲的精神、鼓勵着我們人類奮鬥前進、締造一個自由平等與平安樂的新世界。基督所指示的天國、並不在渺遠的將來、凡是對和平博愛有信仰目的的人、現在就可以把它實現的。

今天我要號召我們全國的基督徒、所有的教會團體、不論是基督教、都為我們國家祈禱、使我們同胞人人都能覺醒民族的意識、激勵懦怯者、鼓舞勇敢者、讓我們在上帝面前懺悔我們的罪過、以及我們民族的各種弱點、與國家一切的缺點、要求他仁慈的指導與保護。他會拯救我們、指引我們立刻能夠改造與建設、達到革

命成功與復興康樂的境地。讓我們對於抗戰的將士、對於無家可歸的難胞、以及對於一切受敵人壓迫的人們、為他們服務與犧牲、來作空前的贈與。因之今天我要求全國教會的教徒、在今後最後勝利的一年之中、對於救護傷病的官兵和救濟流離失所的難胞、更要格外的努力服務、不惜任何犧牲、來實現我們基督教義、竭盡我們國民和教徒的職責。庶不愧為耶穌基督的信徒、和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整個的國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標準、與基督的犧牲精神。讓我們此刻都向上帝祈禱。使我們的精神與德業以及信心、日新又新、更能純潔、更加堅強、並且使我們不辜負我們的奮鬥、不辜負那即在眼前的勝利、我們必須師法基督堅毅的個性、公而無私的氣魄、和他「愛人如己」「相扶相助」以及其一生所表現的勇敢與信仰、方能使我們度過這抗戰最後的難關、達到最後的勝利。我們現在必須為了勝利、為了和平及國家的前途、願意供獻我們的一切。

全世界都慶祝着聖誕節，我們今天不要忘記在中國的盟軍以及全世界為共同目標而奮鬥的那些聯合國所有的將士。在日德暴徒那樣殘酷的統治下、絕沒有任何能

自由、更談不到宗教的自由了。基督說：「你必須認識真理、真理一定使你自由。」祈禱上帝、讓我們認識真理、而有信仰真理的力量。

我在西安被劫持的時候、讀了下面的幾句話：「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扶助者、……所以我們無所恐懼。」我從此更深信上帝已給了我信仰真理的力量。我生平雖經過無數的患難和危險、但是結果終能獲得自由與勝利。願我們這些遭遇更大患難的同胞、終亦享受與我同樣的精神自由之福。願我們全國同胞、不論是在自由區的、或是在淪陷區的、不論他們有那一種的宗教信仰、在這個光明與希望的日子、都來重申大家的信仰、認識上帝對於不跟惡魔妥協的人、終必酬報以勝利及永久的和平。在今天聖誕節、讓我們全國教會和全國同胞祈禱着必能堅持這個信仰。

本期目錄

- 一、團長訓詞
- 二、必須苦戰惡鬥的一年
- 三、心理建設論導言(續完)
- 四、香爾爾之生平及其學說
- 五、參政會對台灣問題的議決案

必須苦戰惡鬥的一年

邵力子

我們迎接民國三十四年，當然希望它是抗戰勝利最接近的一年，但我尤其希望它是抗戰力量最好表現的一年。

「我們一定要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這都是抗戰之初我們即已具有的信心，而到了今日更是毫無疑問的事。目前應當注意的，是如何保證抗戰到底名實相符，可以克服一切的危機；更是如何促進最後勝利早日來臨，藉以減少不必要的痛苦。

我們預料今年的中華民國，仍須在苦戰惡鬥中過日子，且將是抗戰八年以來所未曾有過的苦戰惡鬥。敵人正在作臨死以前的掙扎，必將再發動其致命的攻勢，我們除了苦戰惡鬥，無以禦敵，無以自存。每一箇中國人，都不應當忘記：廣大的淪陷地區，必須從苦戰惡鬥中解放出來。獨立自由的中國，必須在苦戰惡鬥中鍛鍊出來。只有苦戰惡鬥中擊敗敵人，抗戰才能到底，最後勝利才真是我們的。

我們雖然認定今年必須和敵人苦戰惡鬥，苦戰惡鬥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是我們無可諉卸的責任，我們就只有一切切實實的來準備苦戰惡鬥，才可提高我們的民族，增長我們的實力，肅清一切腐積弊，克服一切的全機。但我們到底要怎樣來切實準備苦戰惡鬥呢？

第一、我們要回想八年以來的抗戰作

最忠實的自我檢討。抗戰以來，我們一定有很多的長處，更有很多的短處。我們有長處，所以經得起無數的痛苦和危險，而抗戰的陣容終不動搖。最高當局決定的抗戰國策是最堅定的，一般愛國人士的抗戰意志也是很熱烈的，敵人任何政治攻勢不能誘使我們妥協，這是可告慰於全世界的朋友的。抗戰建國綱領也是最好的，內則「使全國力量得以集中團結而實現總動員之效能」，外則「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而關於軍事、政治、經濟、民衆運動、教育，也都各有適當的規定。但是我們的短處實在不少：一切設施不能完全和抗戰國策相配合，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政策，多沒有切實做到；社會方面的舊習慣不能捨棄，新慾望反在增加，一切與作戰無關的事把人力財物力繼續的消耗；所以抗戰的力沒有能夠充分表現，當前所進行的軍事上經濟上的嚴重危機越來更厲害。我們從今年起必須發揚所有的長處，痛改所有的短處，以準備苦戰惡鬥。

第二、我們應瞻望同盟國家的作戰，作最努力的學習。我們和盟邦共同作戰，勝利本是不可分的，盟邦的勝利也就我們的勝利，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盟邦的勝利也是苦戰惡鬥的結果。我們必須和盟邦一樣的苦戰惡鬥，我們必須和盟邦一樣和敵人苦戰惡鬥。我們的盟邦從來沒

有把勝利看做容易的事，低估敵人的力量，空想戰事結束的時期，他們總是用盡全力，進行當前的苦戰惡鬥，並準備未來的苦戰惡鬥。他們唯一的目的，是作戰，是擊潰敵人；一切前線，一切為勝利；忍受犧牲，集中力量，專用於增強前方的戰鬥力與後方戰時生產。蘇聯如此，美國如此，英國也是如此，為什麼我們獨不能如此呢？儘管有人說，中國原有的條件和外國不同，盟邦在作戰時的努力，有許多是我們所不能學的；我總不想承認這樣的說法。我們同是反侵略的民主國家，凡是盟邦在作戰時所必需做到的事，我們必須勉力去做，特別是，盟邦在作戰時絕對不做的事，難道我們一定要做許多對作戰並沒有努力的人消耗戰時很有限的財力與物力嗎？我們要有自信的力量，向盟邦學習，能同盟邦一樣的苦戰惡鬥。

我們想一想過去，看一看盟邦，很容易得到結論，我們今年應當繼續苦戰惡鬥。凡是一切為戰鬥所必需而有益的事，我們都應當去做；凡是一切非戰鬥所需要而無益的事，我們都應當對不做；就是原來並無益，祇與增加作戰力量無關的事，也應當撤銷到戰事結束以後再辦。我們必須集中力量，來準備苦戰惡鬥，一定可以克服軍事上經濟上一切危機，擊潰頑強的敵人，和盟邦共同迎接最後的勝利。

心理建設論導言(續)

金平 啟

丙 心的建設

一般人講心，或說抽象的心，而忘了具體的心；或說具體的心而無視抽象的心。抽象現象是精神的，具體本體是物質（心臟）。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極有論列，這裏僅就心的精神，心的物質而說明其相互關係，可見雙輪唯心或唯物無一可取。

1. 個人的——個人的心理建設，是講個人的健康，人是有精神的心，與物質的心，所謂心理建設是講心的精神建設，但我否定心的物質建設（營養），因為「心的營養、運動、休息、遊戲及儲蓄等事」。可按照最新學術——心理生物學家的指示實行即可，不必在此研究。這裏是要提出個人心理健康的道理，以引起人的注意。

(子)愉快 生理學者帕夫羅夫 (Pavlov) 說人的感情，與其身的健康很有關係。人皆知身體中的胃腸、消化，日形健旺，其精神必格外煥發；而精神的煥發與否，其足以影響於血脈及消化者，固亦若是其鉅。蓋心思以身體的生命，人必有暢快的心

，而後可得健康的身。近世生理學家對這方面研究頗詳，說愉快的感情，足以助食物的消化。因心中愉快的人，其消化液的發生，食物的運行，與養分的散布，無不感便利。愉快的心，不僅足以增長消化力，其於循環系的動作，亦能生同等的影響。

詩家威至威士 (W. Wordsworth) 自言望見虹霓，而心中為之躍動，追憶湖邊水仙花的舞動，而喜悅驟生。這是愉快心靈足以影響血脈之一例。又探險者值精神疲倦，偶得一好消息，其精神乃復振。幼兒思察者，無意中而遇舊識之人，不禁喜躍逾常，若有幻術使然。信仰宗教者，往往得一種愉快，似得超昇之樂。這是愉快的心理足以影響神經系統的效率。這種事實，科學家亦歎為不可思議！

饑餓的人一見豐美食品，口涎立生，即偶憶及或設想到，亦可發生同等的影響。因感覺上的經驗與消化作用，關係頗切。這種連帶關係，常為消化所激動，分泌因以進行。人必有暢快的精神，始能得健康的消化。人若心中無可繫念，營養上有很大的裨益。春季鳴鳥的食量最佳，就因

為愉快的緣故。我人試觀人的善飯者，其精神必甚煥發，然人亦惟有煥發的精神，而後能善飯，是二者乃相表裏。欲知消化的強否，可視其人愉快與否。昔人說心之安者，其食必甘，斯言得之。即此可見身與心不可須臾離，而應和諧。於此亦可見精神與物質的關係。

(丑)憤怒 心存憤嫉，或瀾懷隱憂，其消化的進行，亦必生種種障礙。湯姆生教授說：「心之足影響於身者，即腎上腺觀之，可得其大凡。人偶因憤激，心中發怒，腎上腺因此刺激，乃有所動作。腺中分泌增加，吸入血脈，全身均受其影響。此腺的分泌，亦「合爾孟」的一種。(筆者按：無管腺能由血中吸收質料；而其分泌，率未嘗外洩，故成內分泌的現象。此腺之體與體積之一瓣相似，生出一種化煤，注入血中。生理家斯塔林名為合爾孟) 刺激較少之血管，使之愈形縮細。各處血脈之流，有向內之趨勢，其壓力愈增，同時各肌肉受此分泌的激勵，乃格外活潑；血中糖質，愈見其多；其凝結亦需時較短；

全身各處，皆發生奮鬥之力，心之影響，有如此即也。

心物的合一就是唯生論。這是有充分的根據，唯物論者要反對唯生論，不是反對唯生論，而是反對科學。科學對於不合唯生論的理論會來一冷酷的批判。但是我特別要聲明：唯心論不要引為同志。我是主張先心後物，既不忽略物，亦不放棄物。心理建設的要求是為人要求的美滿，不是單求心的滿足。也不是單講個人自得其樂，而是要與衆樂樂。即是要造成社會上心理的健康。

2. 社會的——我所要講的心理建設是涉及全社會的事。雖說也從各個人着手。但講到樂觀，就要牽涉到宇宙觀、社會觀與人生觀。非懂得革命的哲學，不能常抱樂觀。顏回雖居陋巷而不改其樂，此非易事，然不問世事的快樂是完全個人的。我所要求是民族心理的健康，則個人的心理健康已包括在內。故心理建設論也是民族心理的建設。要選說這種心理建設是否可能。

(子) 心由境變——人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心理為最大。這環境的變化，一是自然的，一是人為的。人既不能離羣索居。其受社會的影響，所見耳濡目染，那是必然的。社會彷彿是一面大的鏡子。各人

的心都是鏡中的投影。這個影是社會的風氣。這種風氣有好壞，有久暫，有遠近。如女人纏足是千年前模仿宮庭而自然形成的。如男子蓄辮是清代用人為的力量造成的。當小脚流行成為時尚，心理就以小脚為美觀，打小辮子成了習慣，反以不蓄髮為怪物。現在可知人的本心並不以小脚為美觀，無難為怪物。觀風問俗，時不同而地不同。古人入國問禁，入境問俗，恐違禁習俗，或遭各種非難。

社會是一個大染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很少人能潔身自好的。如罵政治不清明，自不無可罵之處，但罵人者又如何？社會上充滿貪污心理，做裁縫的要偷布，做司機的要揩油。幾乎各方面都有討便宜的法門。社會人士常希望政治清明，根絕貪污，但另一方面歡迎送禮，要善應酬。批評者以從事地方政治工作的無好人，如何不令想做好的人在精神上不受打擊？倘社會貪污觀念不肅清，反映到政治上不會完全是廉潔的。固然從事政治工作應有移風易俗的責任。但這種相互的關係總是有有的。

在經濟上亦是受社會的影響。如自一十八年下半年起，物價因自然的生產減少，損失，停頓而不敷供應，又因人為的囤積，居奇，競買而逐漸漲價。那時各人對

於法幣跌價的觀念就形成了。銀行存款隨物價上漲而貶值，於是聰明的人不願存款，而欲掌握物資。這種心理的改變，任何人均可理解的。現在偽幣跌價，美金運華，獲利愈顯，幣價又稍抬高，這種心理的變化，可說全由社會來決定的。固或有人從中操縱，但形式上仍是受社會的影響。

因鼠疫流行，而有防疫逃疫的行為，心理懷有一種恐怖。公務員貧窮了，從事一點生產工作，(如種菜一類)亦覺應該，若在戰前，觀感就不同了。故心由境變，並非全屬道德方面，任何人在各方面多少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是一羣人的心理現象，個人可影響社會，社會可影響個人。大體上說，社會潮流，沛然莫之能禦。不同流俗，就有被認為怪物。我們講心理建設，不只個人的正心，而要造成正確的社事風氣來領導個人，故我們應致力的是社會的心理建設！

(丑) 境由心造——境固變心，心亦造境。境由心造，原為佛語。我雖借用，意義不同。佛家的境由心造是靜的主觀的，我所說境由心造是動的客觀的。
僧皎然詩云：「花空覺性了，月盡知心證。」由花空而覺性，由月盡而知法，此是佛心的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有參禪者會有此心境。所謂花空，我

的看法，「花落春仍在」，春去夏來，又是「綠葉成陰子滿枝」，秋天落葉，則為「落葉滿街猶似古槐」，到了冬天「耐守寒梅惟有鶴」，我雖悟道，但「不入魔」。所謂月盡，即為月夜黑暗的過去，白日光明的到來。我並不想出要出世。

「同此佳山水，悲歡迥各殊」，這悲歡與佳山水不相干。「愁看柳色樓初上，笑對花枝好獨眠」，本來柳有何愁，花有何笑？愁怪不得柳色，笑謝不得花枝。蘇東坡本是絕頂聰明人，因回答不出佛印的雷問：「山僧四大本無，五蘊俱空，學士要從何處坐？」欣允留下御賜玉帶鎖山門。我說：四大果皆無，豈有門能懸玉帶？禪堂非華處，不如燒去變真空。蘇東坡心理未經建設，故難擊倒佛印。要之，佛家的一境由心造，是靜的主觀，與客觀環境毫無關係，喜不能以物為功，怒不可以物為罪。只圖己心自由自在，不管人世是死是活。所謂佛法無邊，究竟度得幾人？

化，促其進步，須提倡謙虛。不過提倡者心理應先建設。曾國藩說：「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遠志，自為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乎。」

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堯舜神天下以仁，而天下莫不仁』，『一家風讓，一國與讓』。『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兩善讓，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和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以國父一人的倡導，可以革了滿清的命；以現在政府的領導，就不能革了腐敗的心麼？不然，是不為，非不能，心理建設就要革了這種不為的精神。

3. 建設的——人心雖用顯微鏡不能見其形，用測量器不能算其質。但在精神上建設起來，不但可能，而且易行，所謂心理建設，要建設何種心理？近人有主張建設要「向前看」現代的文化，不是「向後看」古典的文化。我以為向前而不回顧，則易忘了歷史的教訓；回顧而不前瞻，又易成爲時代的落伍，所以心理建設應「方面」向後看，又一方面「向前看」，那才有正確的路線。又有主張心理建設是工業化的心理建

設。但我以工業化的心理固爲我人所需要，若以工業化，就會重蹈歐美一途不撤的覆轍。我們所說的心理建設是「一勞永逸」的，「包羅萬象」的心理建設。就是建設的心理。這種建設性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雖是抽象的，但爲重要的；雖爲改革的，但亦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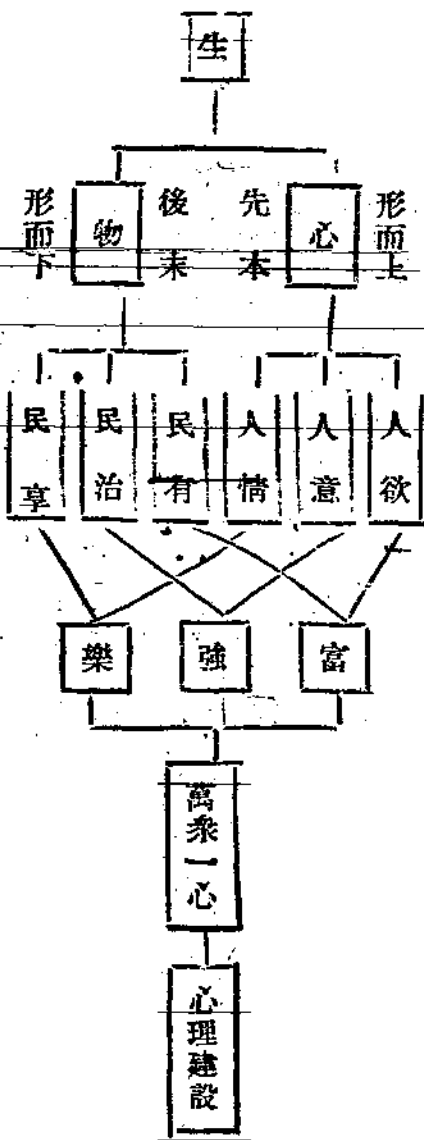
(子) 利導 心無不有欲，「欲」有如水，只有利導，不可壓抑。古人壓抑的結果，常使泛濫，且要利其所利，使其向前，防其潰決。故各種物應使其有，平均有後則富之。同人說發財，無人不願。

心所計慮爲「意」，南史：「要是意向如此，事能遂其意向」，誰能不願？衆人之事，自以民意爲依歸。故由於意志集中，力量始能集中。意志堅定者，其人必健，意志集中者，其國必強。轉弱爲強，惟有「誠意」。

心必有情，不必無理，柏看遺守。論衡說：「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這句話是否合理，姑置不辨，但人心不可無情。所謂「人非木石，誰能無情」，宋書說：「惟以情理不容，後有善心，善心是心理建設，必爲情理所容。禮記：「聖人修義之術，禮之序，以治人情」。治人情，必須以禮，始不致亂，誠是說要平均分配，使各人有同等事

樂，始不起爭端。史記：「文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儉情之無過與不及。要能恰到好處。

「樂」，會有人舉手反對麼？那必然是「



心理建設是要大眾能夠「富」「強」「樂」，會有人舉手反對麼？那必然是「

國父說：「夫如是乃能萬衆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爲尤速尤易也。」我的「導言」即孫文學說自序的註解。

（丑）推廣「心理建設」原爲孫文學說，但其所講是廣義的孫文學說，將國父所關心理建設的遺教，補充孫文學說

，大地有「好生」之力，地心有吸力，地

，使成一完整的國父哲學系統。說明以孫文學說爲主，但不以孫文學說爲限。故我的心理建設論，也可說是孫文學說的探討。

心理建設不是現在時髦的口號，暫時應付一下。因國父哲學如天地日月，有熱力，有軌道，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上帝有「好生」之德，「好生

面有物力，使人類生生不息，故「好生」爲地心。人類有「好生」之望，由真而善而美，精進不已，其樂無窮，故「好生」爲人心。天心之生，以自然教人以秩序，地心之生，以吸力教人以團結，人心之生，以歷史教人以互助。天地人合，至矣，深矣！

乃德國國社黨以地理哲學教人以侵掠，日本軍閥，提倡武士道，教人以侵掠，殺人盈野，流血成河，這是殺人哲學。這種殺人的心理訓練，結果自食其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唯物論者應睜眼看清事實，勿復教人以殺人放火的鬥爭理論。那是一條絕路，要是真「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就得信仰國父哲學，他會指出一條光明大道。事實擺在面前，歷史不可重演，這教訓是夠深刻的了。

迷路的人們，趕快回頭吧！回頭是岸！執迷則死，覺悟則生。求生的人們，應該研究孫文學說，大家來共同做心理建設的工作。

（導言完）

香第爾之生平及其學說

廖量才

四 教育思想

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實踐主義在意大利教育上的勢力，已佔了絕對優勢。意大利文化的全部，尤其是學校，都為實踐主義的原理所左右。此種原理在教育領域中，產生了一種所謂（Stylized Lay School）的概念，而在此種學校中，自然免不掉中庸主義，折衷主義和懷疑主義的風氣的擴張。學校既為一種假科學化的百科全書式的紛擾所支配，致使學生之心靈（Soul）缺乏思想，而其心智，也為一大堆無組織的理論所妨害。香第爾深感到這種純粹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和實踐主義的不當，而積極致力於此種影響的糾正。經二十年的繼續努力以後，遂完全改造了意大利的文化。他對意大利的歷史，特別是意大利哲學，作

了一個徹底的批判的估價，於是發展了他的“Actual Idealism and Absolute Immanence”的思想系統。這種系統在教育上的應用，便成功了他的全部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也很受黑格爾學說的影響，有人說他的教育思想是由黑格爾哲學思想蛻化而出，不能不說是有這樣的因素存在。香第爾既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教育的改革，自然有一套系統的理

精神活動，當着具體實在的一種宇宙觀，一種人生信仰了。他以為我們的思維或哲學的目的，在於體認宇宙的具體的（即全體的）實在。在宇宙的全體中，我與萬物是一體的。當我在思維時，以辯證的法則，我已否定了我，而傾注於客觀的對象，這對象又只是全體的一個抽象的部份，我在此瞬間便領悟到了全體。所謂領悟到了全體，便是自覺我與萬物的本源的實在。在這一瞬間，宇宙全體的精神，以我的思維，而自己意識着自己；或者說，我是宇宙最明覺的一點，我也就代表宇宙全體的轉動了。唯物論者以哲學為理解實在；而香第爾則以哲學在表現（或竟曰創造）實在。教育所從事的，是文化傳遞的精神活動，而從受教者說，是個人人格的發展，將

精神活動和人格發展的原則無遺的哲學，當然就是教育學了。在香港爾看來，教育在最初即被設想與哲學為絕對的一致的，故其所著教育為哲學的科學 (Summary of Education as a Philosophic science) 一書，在教育史上，實顯示一重要之標幟。他在「教育的改造」一書中，曾警告我們說：如其人們相信不涉及哲學的玄妙問題，仍可繼續實施教育，此種信仰適足表示其未明教育之正確的性質。可見香氏對教育有賴於哲學一點，是特別加強說明的。

五教育應有自由，國家應有教育的責任：

人們的真實的生活，是人的自由創造。所以人的理想，應在生活中，可以圓滿實現。要達到這目的，必須推展人的能力，把握自然，滲透自然，變化為己身的材料。教育即不斷的促進人的能力，以努力於自我的實現。我們必須假定人有自由，教育才是可能，可以於川流不息的精神活動中，完成人的理想。教育是精神活動，而精神活動乃以自由為條件。理想主義者對於教育上的自由問題，甚為重視。香爾爾以為學校是應當自由，假如學校沒有自由，就沒有精神生活。不過主觀精神的客觀化的理論是第一重要的指導

原則，所以他所說的自由，決不是含糊的自由主義者所能了解；更不是自然主義者所要求的無限制的自由。他以自由的客觀實在，放在國家的共同意志，或民族的普遍的精神中，所以他積極主張學校與國家合一。他認為教育自身應有政治的內容，與不單獨生存於自己單獨生活之中，而與個人羣生活的全體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主張，國家的活動和意志是由思想和道德的體系所組成。因為這樣，國家應當教育人民，並且負教導的責任，所以國家應以立學以啓發人民的思想和道德；而學校應為實施精神教化，而同時也是發揚民族主義的場所。教師是代表國家從事實際工作的人，所以教師應能切實執行國家所負有的任務，就職的宣誓，自然是必要的。

正教育應有統整性：

一般的看法：總是將教育分為德 (Moral) 智 (Intellectual) 體 (Physical) 三方面，似乎各有其目的，且各有其不同的方法，以達成其目的。但在香爾爾看來，此三者不過各為完整教育的一部分 (Part of the entire education)，每一種都只對於整個最後的結果，供獻其一份的責任而已。他認為教育是統整的，因為它的作用是精神的滲透 (Compenetration)

the spirituale)，是人格的具體發展，是自我實現的真實過程；而人是整個的 (Man as a whole)。精神和人格是統整的，自我實現也是統整的。所以他主張在教育上應當注意這幾方面的統一的發展。他曾幾次三翻的說：真正完全而完善的教育制度，對於生理的發展的重視，應和對於精神的發展一樣的重視。我們今日之發展其身體，因身體即是精神。體育必須履行，但應視為精神的訓練和品性的形成。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道德，理智和體格三者在教育理想上的不可分性，並顯示出教育的實施上，此三者應予同時注意的理由了。香爾爾曾說：「教育是聯合的，共通的，個人相互間的統一。因為在精神上人類是相會合的，而統整是可能的。Education is union communion. Inter-individual unification; and unity is possible only because men spiritually convene.) 可以代表他這一方面的見解。

關於統整性的解釋，如以習歷史地理為例，習史地的最終目的，就不在博問強記；而應在明瞭世界文明大勢的趨向，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貫的不可分割，發現其聯繫性與整體性，俾能為合理的適應，而養成和發展此種精神的成就。如以習

化學為例，習化學的最終目的，不在能就一一筆記所授者，明白在化學中如何配合，便生如何變化；而應在運用其學習化學所得，配合國防需要，輔助國家動員，發揮其聯繫性與整體性，而養成和發展此種精神的成就。

我們既然有了上述三點的認識後，現在便可進而敘述香第爾對於教育的意義，目的，內容，和方法的看法：

「教育的意義：香第爾認教育即個人的精神變成普遍的或宇宙的精神的過程。凡不識不知者，就是沒有受過教育。兒童由不識不知，以至於具備豐富的智識，其間的過程，就是教育。了解宇宙的法則，即是了解自己。教育便是由主體（個人）客體化普遍化的過程。代表客體的是民族文化，標證的行動，不能不受社會習俗的約束。正因相反，乃有發展，這就是矛盾的發展。取消你自己，始能發展自己，實現自己；然後，始能與宇宙合而為一，此種過程，也就是教育。」

「教育的目的：唯心主義，既以世界國家及一切的一切，皆為精神的創造。此種精神的創造，非可使兒童一蹴而成的，必要為之養成，發展，而後可達於成就。所以，教育的整個目的，就是精神的養成與發達。無論智識，體育，以及各種的

學科的實施都是如此。香氏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自我的實現 *Self-Realization*。所謂自我實現，即個體向全體的轉化。正如黑格爾所說：「自我客觀化之目的，在乎自我之實現」(*Self-objectification philosophy aims at self-Realization*)亦即個人與

民族文化的體合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with national culture*) 因為個人的性格是抽象的，要想變為具體的，必須取消個體，同化於民族文化，而後能充分實現個人的一切思想，才能。個人能客體化，而達到自我的實現，即教育的目的。簡而言之，香氏的教育目標，是在主張青年應接受祖國文化中「精神的普遍的因索」，意即絕對接受國家的政治理想，道德傳統，和科學文化等，以便終身為國家民族服務。

香第爾想教育成功的人，不是自由人 (*Homme libre*) 或生產人 (*Homme-Pr oducteur*)，而是一種完全人 (*Homme-Integral*)。完全人是指同時為一個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勇敢的，神聖的完全人格的人。這種完全人格的要義，是在將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加以擴充；而且擴充到犧牲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完成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

是指課程亦即是民族文化而言。香氏以為課程應調和唯實主義與人文主義。他依照黑格爾絕對的精神的三階段，即藝術，宗教與哲學等分段的啓示，而建立成他的特殊的課程理論。藝術是純粹主觀性精神的表現，宗教是純粹客觀性精神的表現，哲學是主觀性精神與客觀性精神的綜合統一，這是民族文化依照辯證法而發展的形式。只有在哲學中，人自覺自我是和宇宙一體的，而宇宙的精神也由於自我的明覺而表現，故他的課程也分道三方面：

(一) 藝術性的——如唱歌，圖畫，寫字及作文等，均須注重精神的自由表現，而反對機械及臨摹的學習。

(二) 宗教性的——如數學，自然科學及歷史等，均係向客體的未知者尋求。學習這類課程的目的，不在得知識；而在一方面明瞭世界文明之所趨，時代大勢之所向，以便適應潮流，配合國家需要，以個人的所知所得，貢獻於社會國家，無時無地不注意到聯繫性與整體性的精神上的了解與創獲。

(三) 哲學性的——以前兩類課程是部份的，抽象的。如果兒童只獲得這種抽象的智識，而不能以自己精神的活動將他們統一起來，而深切的體化它們同為精神的表現，則文化與生活完全分離，而教育與

人格的實現，也沒有關係了。所謂哲學性的課程，並不是純粹哲學的形式科目，而是指科目課程應有整全性和統一性。換句話說，學習哲學的目的，不在研究哲學上某種局部問題，而實在對於思想自由的磨練和對於精神的內觀原則 (Lois Intimes de L'Esprit) 之認識與建立，藉以證實其聯繫性與整全性，而養成並發展精神的成就。所謂課程的哲學性，是要教師能夠領悟前述觀念論的哲學，而在各科的教學裏充分發揮精神的活動，使整個課程變成精神的實在。

香第爾以為一般學校裏所施行的教育，概是着重機械的事實和原則公式的知識，而沒有經過兒童的自動的創造過程，他都斥為抽象的知識，而確認為一種不智和不當的行為。

香第爾並主張師生雙方必須共同鼓揚其奮鬥的證嚴的和合奏的情緒，多從民族習慣傳統中，祖先言論詩歌中，偉大人物傳記中，去尋求教材的來源，使意大利的教育，真能夠作到國民化，民衆化，藝術化，哲學化，創造化，和靈魂的真正同心同德化。

IV 教育的方法：在實證主義的學者看來，知識是外界已經創造好的東西；教育的方法，就在傳遞的作用。但香第爾則以

為知識是活動，創變或新創的東西；自教師看來，並無外界已存的學生與教材；學生看來，也無外界已存的教材與教師。惟有師生間彼此思想精神相創造，相感召；而善教，善學，善於利用教學。他曾說：「教或學，是一個奮鬥，是一個無須史或問的征服，是一個師生靈魂中的精神合奏」。所以，他主張採用的教育方法，即在於精神活動。教師要善用其思想精神，匡助，鼓勵，循循善誘其學生，學生也應當善用其精神思想，盡學生的天性和義務，而善為學習。教學決不是片段的，分離的，不可聯繫的知識之灌輸與堆積；也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形式的規則，或者依照教材教授的機械化的方式。若如唯物論者，以為教室中先有教師學生教材等外界已存的實體，則教師自易視學生為自然，然，學生也自易視教師為自然，師生兩方面也自易視止於教學現成教材為自然。結果，當然會形成教育的機械化，而不能培養學生具有遠瞻高瞻，海闊天空，萬物皆備於我，世界將創於我的思想和態度而自強不息，精益求精了。

教學無非利用凡可刺激和指導學生主體的客觀或普遍化，注重在以自己的精神活動，引起學生精神的活動，使彼此間發生精神人格的相互感應。例如教師講一篇

文章，一定要自己能欣賞，先自己受感動，而後始能感動學生。使教師，學生，課文作者等的人格完全融會起來，所以香第爾曾說：「教育領域裏，一切任務中，最重要的任務，無論古代或現代，是教師要對生徒，代表全體的責任 (To represent the universa to the pupil)。這全

體的責任，自然是歷史的決定的。例如以科學的思想，風習，法律，宗教信仰等提示於生徒之前時，並不是教師的科學，法律，宗教，而是人類的 (humanity)，他的民族的，他的時代的，因實在不是事實，而是創變。代表這全體實在者，也只有不斷的以精神創造的活動來代表，教師應當在生徒的精神中，常常更新他自己。

在訓育方面，香氏以為訓育程序也應順從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小學階段，須尚自由，中學階段，須權威與干涉並重，到了大學階段，則又復尚自由。

五、教育改革：

我們為了要進一步明晰香第爾對於意大利教育改革的實際情形起見，現在更將教育改革的精神及內容，作一概要的敘述：

I 改革的基本原則：
香第爾對於意大利教育改革的的基本原

則：
香第爾對於意大利教育改革的的基本原

則，歸納說來，乃在以學生的完全理智的及道德的人格的形式教育 (formal education)，代替知識及工具的教學。學校的真正的及唯一的目的是，必須是對於學生的心智與心靈 (mind and heart) 的形或，和適應複雜生活的預備；而非對於學生，從早年即以抽象方法及純粹機械知識，予其意識以限制。教育的功用在於使學生的人格能充分發展至於普通化。各級各類學校，除各完成其本身應有的職能外，均應注意民族主義的發揮，使成爲一精神教化的場所。

意大利的教育，既須實現國家化和民族化的目的，因此，政府對於教育的管理與監督，自應發揮極大的權力，以促進其發展。凡有與國家宗旨相違背的，與政府法令相抵觸的，自然也不容許其存在。

II 教育行政方面：

意大利在一九二二年以前的教育行政狀況，無論人事或制度方面，都呈現着一種混亂的狀態。當時各級學校，因爲教師和學生都可組織公會；罷教罷課的事，層見迭出。學校紀律和行政效率，顯然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各黨各派的代表更各把持着各地的教育行政和學校機關，演成了一種割據的局面。香第爾接任部長以

後，首先將公共教育部 (Ministe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改爲國民教育

部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並將原屬於農林、經濟等部所管轄的各種學校也移歸教育部辦理，統一全國教育的管制。在人事方面，首先在部內大加裁員，併五署爲四，併三十七局爲二十一，併五十科爲三十，併中級觀察三十七爲二十一，併初級觀察十爲三。至於教職員之受考核甄別者，一日竟達兩萬人，他對於人事之調整，係本諸淘汰的原則，使留任者的待遇，得以增加，而能專心工作。在制度方面，香氏變省區制爲地帶制，劃全國爲十九地帶，於是九十多個省的教育行政機關歸於併統。對於各級各類學校的職能及其行政設施，都另定辦法，使其功能顯著，教育事業也得以發達如進步。在紀律方面，香氏既將教育部變爲一個最有權威的發號司令的主腦機關，教育部對於全國教育的計劃與實施，當然具有最大的權力，他對於學校紀律的整頓，絕對不許各黨各派干涉學校行政，嚴禁罷教罷課的風潮發生。香第爾堅信個人利益應絕對爲國家利益而犧牲，所以能大刀闊斧，執行其主張；終於使意大利的教育改革，達成了經濟化，簡單化，合理化，紀律化的目的。

III 初等教育方面：

小學方面，以往的小學校大都專以教導學生讀寫算爲目的，意欲使其熟悉文化，而在本質上實非文化的機械方法 (technical means of culture)。現在已變爲平民化。機械方法的學習，現已完全變爲次要，而專注於精神的發展 (Spiritual Development) 了。在兒童的場合，這種發展，特別是由宗教及藝術的教學上表現得很清楚。

意大利的初等教育，以六歲幼稚園，初級小學及高等小學三部。幼稚園，自三歲至六歲的兒童入之，是預備教育的階段。初級小學，自六歲至八歲的兒童入之，修學年限三年。高等小學，自九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入之，修學年限至少二年，多則三年。

意大利的幼稚園，原屬於內政部，慈善救濟的性質，於教育的預備。香第爾接長教育部以後，特立法規，規定國家對兒童教育的責任，明定幼稚園爲學前教育，移管輔監督權於教育部。香氏以爲幼稚教育應着重提高兒童的人格，特別以五百萬里爾基金，建立初等師範學校六所，專門訓練幼稚園的師資。關於初等教育段的課程，亦經香氏加以修訂如下：

- 一、幼稚園：設唱歌，聽音樂，識字

圖抹，遊戲體操，各種簡易手工練習，圖藝，飼養家畜等活動。同時並注意若干日常事物的最普通概念的說明，和許多社會的意見及世俗的迷信的改正。

二、初級小學：除繼續幼稚園的科目外，又增加讀，寫，算，作文，翻譯，國歌及詩歌的背誦；地理初步課程；同時並練習簡述自己從事園藝手工等活動所得的經驗，以及參觀歷史的藝術的偉大建築的觀感和說明等。

三、高級小學：除繼續初級小學的課程外，另增加使兒童習得了科學及生活問題，明白農工商各業生活，及社會環境的現況，數學，自然科學，衛生，本國歷史課程，並注意率導兒童將學業與進行所得的資料，及參加集團體操和野外演習等。

教師採取教材，香氏力言必須注意：
一、學生本身環境，二、本鄉掌故，三、由近而遠，四、由今而昔，等四大原則。
唱歌取其簡便親切，深入淺出，以便發發愛鄉國的思想，助長愛鄉國的熱情，而奠定國家上的基礎。圖畫則一任兒童的自發和自願的描繪，逐漸因勢利導，加以修改，使兒童的個性，可以儘量發展，以便確立思想自由的初基。至於宗教課程，原已取消，香氏爲了適應民族習慣政策，並想藉宗教的訓練，以培養殉國的精神，專

注於精神的發展起見，在接任部長以後，便很嚴正的恢復了小學中的宗教課程與訓練。
IV 中等教育方面：

意大利的中等教育，原有師範，中學職業之分，但入學，升學，服務等初無嚴格的規定。兼之，因為避免兵役的關係，學生入學也甚遲，學生還可組織會社，實行罷課。所以，學生的程度已很低落，學生的紀律，也很紊亂。香氏當部長後，首先對中等教育制度，加以改訂。原有三類中等教育，及高級兩倍，普通中學類初級級段，及高級兩倍，普通中學，高級段有人文，中三年，科學，高中四年，女子高中三年。職業學校類，初級有初等專門學校四年，師範學校類，初級有初級師範學校四年，高級師範學校二年，全國兒童自小學畢業後，即因入學不同，而註定其未來的命運。

中學的科學教學，並不爲一般學校所特別注重，而形式科學(Formative Study)則大爲活躍。拉丁文的教學，除補習學校外，各種中等學校，已普遍採行。歷史一科，內容的配當，雖然改變，也極佔優越的地位。至於新學教育，亦已獲得真正的價值。總之，在香氏中學中，呆板的

書本方式，已漸失其存在；而精神感應的訓練，竟成爲教育的唯一要旨了。
在學生管理方面，教育行政機關決不容許學生的集會罷課。香氏認爲教育是溶合羣衆靈魂的；無論一班，一校，甚至整個民族，都必有其共同的靈魂的養成。他主張由小而大，使學生受到這種共同靈魂的陶冶。他曾說：「校數不在多而年好，換言之，學校數量雖少，而每一個學校，必須是一個真正的學校」。所以他一方面限制班人數，每班班數，每地校數；一方面並限制一個教員，幾校兼課的辦法，使一班中師生常相聚處，融成一堂，而養成共同的靈魂。

V 高等教育方面：
意大利的高等教育，在一九二二年前，公立的大學校數及學生數，雖都日有增加，但以當時的環境關係，學術的研究和學年的程度均極爲低落。香氏爾接長教育後，其第一步的改革，是制度的改訂；他規定了全國大學設置數並將所有高等教育的學校分別爲三等，而予以嚴格的管

理。經費純由國庫撥發，設有四院以上之國立學校，爲第一類大學，全國共十所。經費由各地地方撥發，而國庫補助二部份，設有兩院或三院之公立學校，爲第二類大學，全國共十四所。私立大學爲第三類大

學，全國共十四所。私立大學爲第三類大

學，全國共十四所。私立大學爲第三類大

事，數目無限制，但其經費來源不充足可靠，或其教訓實施有違反國家政策的情形時，教育部長可以隨時勒令其停辦。香第爾對大學的教育和行政，主張予辦理者，以自由的，不過這種自由還是有相當的限制。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的教育法令中，曾規定：「大學及高等學院皆有法人的資格，皆有行政，教學，紀律等的自治權，惟以此法令所規定者為限，且受國家的監督，教育部部長即監督的執行者。」就可以想見了。凡是大學，均設學士參議院 (Le Senat Academique) 及行政會議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學士參議院由各該校以前各任校長。現任校長及各院院長，現任屬於該區各高等專科學校校長進繼之，現任校長為議長。此會議權為商決督導學校中重要規程章程，及有關教授調遣及出版等事宜。行政會議由本校教授互選之教授兩名，政府代表兩名（其中一名為駐省財務審查員，開會時，必須親自出席。）六學經費補助機關代表二名，及現任校長副議長，現任校長為議長；此會議權為補助校長，管理學校財務，及辦理預算及其呈報等事宜。

亦須經教育部長的任命。所以，法令規定賦予各大學的自治權，不過學士參議院及行政會議有商決因事，因地，因時而制宜的自由，並非各教授可以自由罷教等類的無理由的絕對自由。教財兩部，且得隨時要求視察大學，考察其教務及財務的實況，注意其有無悖於國家文化的目的。至於大學學位，則規定為學術稱號，而非專業資格的憑證。國家考試的舉行，即係由取得大學學位者在服務若干時限後參加之，使大學成為純粹學術研究之所，而不受專業準備所自限。因為香第爾對於大學的看法，專門性 (Specialization) 固當予以尊重，但更多的注意，還在於學生的普通陶冶 (General Culture) 及學生自己對於學問和人生的趨向的認識及能力的培養，這種方面的培養，遠較對於許多學科的特殊智識 (Particular Knowledge) 的灌輸為更重要。

香第爾很獎勵設立私立大學，他的意思，純全在節省國庫的負擔，同時又可以發展高等教育上着想。所以，他對於私立大學，除在經費上不由國庫撥發外，舉凡教授待遇，文憑效用，以及學生參與國家考試的資格等項，均規定完全與國立大學站在同等的地位。如此一來，公私立大學之教職員生就不能不在學問上相競爭，風紀上相比較，自強不息，日新月異。於是學術研究的空氣因以濃厚，學校秩序因以良好，大學教育事業也無形中大為改進，大為擴張了。

VI 教學方法方面：

以往盛行書本方法 (bookish form)，香第爾非常反對。他以為新的教學程序上，應注意精神活動的相互滲透。知識是有統整性的，所以不應過於分割。兒童的經驗是教學所不可脫離的，當教師的人，萬不能忽略及此竟予兒童自動的精神以阻礙。他更主張，只要在可能時，應以原始典籍的探索，替代教科書的誦讀。這對於思想的訓練，很關重要。所以，他以為成功的教學要件，在於學科內容之熟悉，和哲理的探究；而教學的實習及技術則是比較次要的。

在中小學方面的一般的教學，香第爾主張：最貴用啟發的，具體的，自然的方法，隨時注意學生的環境及經驗的運用；最忌用灌輸的，抽象的，機械的，舍近圖遠的，舍易圖難的方法。務使一切教學都能在活的順應而又自目的的活動中進行，確使精神感應，能收到所希望的效果。初等學校中各科的教學固不可視為片段的，分離的不可聯繫的知識的灌輸，中等學校各科的教學，自應更進一步而圖以各科學

習之聯繫性質與整個世界。至於大學教育所採用的教學方法，香第爾以為學問並非外積的事物，而係內在的生活；故主張研究社會科學，不在外積的博聞強記，而須注意內省的「理會力」(Coception)的善用；研究自然科學，也不在外積的原料蒐集，而須注意內省的「系統力」(System)的創獲。他主張唯有「思」(think)，也唯有「我思」(I think)才能貫串所得的知識和經驗，使成爲一種有系統，有價值的東西；對於學問與吾人生活的關係，也才可以獲得真實的了解和認識。一切學術的研究，決不可爲筆記或教本甚至各種信條所限制，阻止了個性的發展，而必須在理會及系統兩點上多用功夫。

其他

在香港籌備教育改革中，還有值得注意的幾件事：

1. 重視體育訓練：以往意大利教育局對於體育一事，甚爲留意。即有體育活動的推行，也不過是一種無組織，和不合乎衛生條件的對付。香第爾對於在各級學校中的體育，特別加強其地位：幼稚園及童兒保育院的教育，多爲體操練習和露天

的作業小學則不僅注意衛生的理論，且亦注意審美及道德的原則，目的在於注重兒童品性的精神崇高(Spiritualism)。中學方面，在香第爾改革以前，體育一科的地位，雖與其他學科相等，但在學校建築中，不適宜的體育館內進行。香第爾改革案，規定體育不由學校管理，而交由國家體育協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去負責主持。此種協定是由研究衛生及教育的專家所領導。學生必須強迫受此課程，凡不能通過體育課者，且不准升級。

2. 創行考試制度：香第爾對舊有的教育制度，深表不滿。長編後，其改革方針，一方面在於將各種學校的功能及實施，作明晰的判分，使合於其專有任務的教育目標；一方面則在於創設一種有效的考試制度，對於教員的考核及生徒的選擇，予以嚴格的甄審。考試的重心，不在於各科目內容智識，而在乎判斷的成熟及精神的開展。香第爾自以爲此種考試計劃，較測驗方法穩妥，而尤便於領袖的選擇。

除了這些而外：他如實行教師宣誓，

使其教學不與國家的目的衝突；改革學校行政，使其避免貴族和官僚的阻礙……等，這些都是香第爾教育改革中的不可忽略的事件。

參考書：

參考書：

- I. Gentil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 II. Crespi: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Italy
- III. Thomps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Gentile.
- IV. Thompson: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 V. Schneider: Making Fascists.
- 六、Kandall: Educational Yearbook 1924.
- 孟憲承：一、現代教育鳥瞰（教育與民衆叢刊之一，現代學術出版社）
- 二、現代教育的趨勢（河南民國日報，教育學術專座特刊）
- 八、劉文島：意大利史地（商務）

參政會對台灣問題的議決案

本屆國民參政會任各方面較能盡了國民代表的責任，無不言，言無不盡，關於台灣問題亦有所議決，該會通過林參政賀慶年等三十餘人之提案，請政府切實施行，其內容如左：

一、請中央設立台灣軍政機構加強準備收復工作並速定台灣施政大計案

查國務會議已決定，台灣將於戰後歸還中華民國，在原則上，收復台灣已獲得英美蘇完全同意，吾人應詳加考慮者，僅為何時收復，如何收復，以及將來如何治理等各種事實問題，今東亞戰場紛紛報捷，最後勝利毫無可疑，眼見台灣即可光復，我政府對此必須有充分準備，舉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端皆當籌備並顧，百務紛繁，時機迫切，不容遲延，再事因循，爰條陳所見理由於后：

甲 軍事方面

(一) 台灣戰略地理特別優越，除形勢險要，難攻易守外，在距台灣一千五百里內，北有上海青島旅順大連，南有香港馬尼刺新加坡，東北有任世保及橫須賀，正

中包括關島塞班，即以台灣為根據地，上敵各港皆在海軍及最新空軍有效的行動半徑之內。

(二) 兵源糧食與電需工業：台灣有壯丁一百三十三萬，已過迫入伍者，三十萬大軍，軍需工業雖不齊全，普通裝備頗可就地自給，能維持有力的防禦作戰。

(三) 軍事上我利與盟軍共同登陸，協同作戰，台灣可能發生戰內地軍，作破壞響應工作，吾人應以迅速收復台灣，以戰功樹國旗於斯土。

乙 政治方面

(一) 自割台以後，台灣人民五十年間繼續不斷反抗倭寇，台灣民主國雖僅存續半年，但其理想永存在人民心中，即不特民族主義為台灣人建國的政要求，民權主義亦台灣人熱烈追求之政治形式。

(二) 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於民國九年由台灣政府公佈實施，民意機關實行民選，開始於民國二十三年，迄今亦已有十年歷史，雖其權限仍由倭寇控制，名實尚未相符，然台人確已受過運用民權及自治之訓練，即對民權主義之運用已有豐富經驗

，如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修道路，墾荒地，辦警衛等，中國訓政時期所行之各種制度及工作，台灣早已完成，所須努力者唯使其與政府一般設施相配合耳。

(三) 台灣在過去五十年間已完財政獨立及達到經濟自給自足之境域，文官人事超然，會計司法獨立，現代國家之法治基礎可謂已燦然大備，奉公守法更為普通之常識，除台日人間之差別待遇，亟待剔除外，吾人應進一步完成台灣之民權主義的建制。

丙 經濟方面

(一) 台灣產業之發展，已由農業時代進至高度工業時代，現在農業人口僅佔全人口之四成，剩餘人口則賴工商業以生活，全部產業資本三十億，約合國幣三百三十億，每年生產十四億，約合國幣一百五十四億，五十年來雖經倭寇蹂躪，人民生活水準仍有所改善，其原由實得力於改良農業發展工商業等，吾人必須保持台灣實業之進步，準備相當之資本技術與經營人才，前往接收，並策定計劃歡迎外資，以期迅速建設。